

# 踅吃

文/齐永平

## ◎小镇往事

暖水镇上人家寻常的吃食早起是酸粥,晌午捞饭烩菜,晚上是酸稀粥。当然,这是好年景或者殷实人家的日子。遇到遭了年馑,或者是拉破窝人家,这样的吃食就要大打折扣了。早晨虽然还是酸粥,却要加山药或者细米糠,叫山药酸粥或者撒面酸粥。中午的烩菜挖一小调羹猪油炝锅或者滴几滴胡油,也算是见了油水。晚上没米下锅熬稀粥,就熬点菜汤,好歹也算一餐。

暖水人家大多来自山西的河曲和陕西的府谷,河曲府谷人做饭很细致,花样也多,不仅要吃着可口,还要样子好看。只是常常没有东西下锅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
要说好吃的没有,那倒不至于。只是因为稀少,舍不得吃而已。猪肉烩菜,油糕粉汤,白面馍馍,荞面饸饹,这些好吃的逢年过节短不了,平日里只是招待客人才吃上一顿。

待客饭大多是猪肉烩菜。肉少,盛菜便有了讲究。铲头子在锅里捡菜,看似不经意,却很有些技巧。先是在没有肉的地方下去铲菜垫在盘底,偶尔有一两片肉挂上,轻轻一抖,就掉下去了。菜盛满的时候,铲子再下去,蜻蜓点水一般,几片肉就挑了出来,盖在菜上,看着满盘净是肉。客人吃饭,主人陪吃。陪吃大多做样子,不是真吃,就是为客人加饭添菜。有时客人看见肉少,不好意思下筷子,主人要劝着吃才好,还要不时拿起筷子把肉夹在客人碗里。看人吃饭,尤其是看人吃肉,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,越是不想让口水泛起来,越是口水多;越是吞咽口水不想发出声音,声音反倒越大。孩子多的人家,客人吃饭,孩子们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,弄得客人也吃不好。所以,母亲们在饭菜上桌的时候,就会找个借口把孩子们支开。待客人们吃好了放下碗筷,才把孩子们唤回来,狼吞虎咽,残羹剩饭一扫而光。

穷在闹市也有人问。投亲的、访友的,也有两个肩膀扛一张嘴来嘘寒问暖的,住在镇上,客人就多。三亲六故,朋友熟人,但凡上了门,都要应付,拉拉溜溜,长年不断。杀一口猪,烧一坛肉,多数是给客人吃了。没办法,这是乡俗。如果谁家关起门吃了,开开门扇了,客人上门冷

凉八淡,连一口吃也讨不出来,这家人的“乡评”就有了问题。待到儿女长大,该是提亲的时候,怕是连一句好话也无人给添。就因乡评不高打了光棍大有人在。

这样说来,客人来了,至亲当然无话可说,就是远亲,或者多少有些拉扯关系的,热接热待也自在情理之中。

可是,有些人上门,吃得就毫无道理了。比如说,不亲不故,无缘无故,时常光顾。

客人来了,待客的饭菜刚刚端上桌,他,或者是她不请自到,但凡来人,就得谦让,人家本就是冲着那一桌饭菜来的,虚情假意推辞两句,就脱鞋上炕了。饭菜本不宽裕,半路多了一张嘴,这桌饭就显得窘迫了。主人的不悦只能压在心里,不能挂在脸上,待吃饱喝足出门走了,照着背影腹诽两句,不然,还能怎样?

暖水人把吃蹭饭叫作“踅吃”。

人人肚里都有一条“馋虫”,时不时要从嗓子眼里爬出来,不给喂点好吃的,就赖着不回肠胃窝里去。有条件隔三岔五解解馋,它也不怎么和你闹腾,时间长了不见点荤腥,馋虫可就不依不饶了。有的人能压得住,馋虫上来,咽口口水就下去了,有的人不行,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如此说来,踅吃大概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要想踅吃,就得有猫的耳朵鹰的眼,狗的鼻子猪的脸。耳朵要灵,听得见谁家有大凡小事;眼睛要溜,看得见谁家有客人上门;鼻子要尖,闻得见谁家炝油辣醋;脸皮要厚,不怕人家拧眉剜眼。

常踅吃的人有经验。客人上门,他不跟着进门,赶早了打扰人家拉话,再说也不能干坐着等做一顿饭的工夫。他蹲在远处看烟囱,冒出黑烟,是打炭烧火了;黑烟变淡,是炉火旺起来了;白烟袅袅,饭菜差不多该端上桌了。站起身,再把身上的衣服拍打拍打,登门上去,正赶个饭点儿。进门的话是编好了的,随便找个说辞都能成为上门的理由。碍着客人的面,主人不得不承让,让是个假,吃是个真,假戏真做,彼此心知肚明,只是不点破罢了。

后院的老婆儿常来我家踅吃,她坐在炕头上就能看见我家烟囱的动静,客人来了,正要端碗的时候,她来我家借东西,就如俗话说,因嘴借碟子。老太太日子紧巴,确实也吃不上,就是她不来,我家吃点好的,母亲总要打发我们端一碗

给她送过去。

踅吃也有吃不上时候。李栓儿来镇上办事,快中午了,没个吃饭的去处,想来想去,也就是和刘来财家七拐八绕沾点姻亲,就去了他家。赶早了,人家还没烧火。李栓儿坐在炕沿上一边和刘来财两口子说话,一边等人家烧火做饭。坐了半个时辰,正晌午时已过,两口子还没有打炭烧火的意思,东拉西扯,寡话说上个没完。按理说,既然主人无心留客,客人该起身告辞才是。李栓儿本来想站起身走,转念一想:听说刘来财家小气,果真名不虚传,莫非今天我不走你家就不吃这顿午饭了?反倒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,干脆脱鞋上炕盘腿坐下,拿出旱烟袋咂了起来。这边刘来财老婆儿用脚碰碰刘来财的小腿,那意思是等刘来财发话烧火做饭,他家这也是大事,得男人做主。刘来财本来犹豫着,心想一张嘴也吃不了多少,正想打发老婆做饭,一看李栓儿那架势,反而来了气,好像是你踅吃倒得了理了?扭头瞅了老婆一眼,若无其事地换了一个话题,接着攀谈起来。三个人,炕上地下,坐着站着,不动声色,智斗一般,有一句没一句地耗了半天。还是刘来财老婆先打破僵局,她起身假意要烧火,拿火剪在炉扇圪崂刨了半天,也没夹出火种来。便对刘来财说:“早起让你压火种,怎就连个火星也刨不见?”刘来财这还不明白?一拍脑袋说:“我急忙起来去担水,忘了哇!”一个炕头几十年,老两口演这出戏不用彩排。老婆打发夹火种去,刘来财提了火剪就出门了。到邻居家夹火种,连去带来不过一袋烟的工夫,可等了半晌,却不见刘来财回来。李栓儿自觉这戏再演下去,实在无趣,站起身要走,到了门口,刘来财老婆反倒是热切挽留:“你看他大叔,怎不吃饭就走呀,刘来财这个活死人,说是出去夹火种,不知道叫哪个野狐狸勾走了,你饭也不吃就走,好像是我们人情不好。”李栓儿连声说:“挺好,挺好,来镇上办事,路过了,不来你家门上绕一遭,过后你们听说了,要埋怨我,我心里不装你们这门亲。来看看,我也就歇心了,我刚吃过,肚子饱饱的,你可别多心。”李栓儿一天没吃饭,前胸贴了后背,赶十几里山路回家,连腿肚子也拉不动了。

刘来财家谁也吃不出来,虽是省了些米面菜蔬,日子却是过得一直旺不起来。

## 思露花语

何谓满足,其真正智慧的诠释就是两个字:知足;而且只有知足,才会常乐。

有烦恼不怕,快乐可以将其排解;有忧愁不怕,幸福可以将其消解。如此,生活才会变得既舒适又美好。

面对艰难,志者迎难而上;面对危难,勇者临危不惧……故即使是面对千难万险,只要是强者,则会知难而进,化险为夷。

眼里看到的美和心灵感受到的美相比,后者比前者更令人难忘;偶然遇到的美和亲自发现的美相比,后者比前者更

令人不舍。

尴尬,有时是本想说却不能说的无奈;无奈,有时是本该做却不敢做的窘迫。

误解,难以解误,是迷误得太深;误失,一再失误,是讹误得太久。

智者心明眼亮,故知所不知;愚者闭目塞听,故一无所知。

与其自作聪明,何不以人为镜。因为自作聪明必然自以为是和自鸣得意,而以人为镜则可以明得失。

文/巴特尔

## ◎书单

### 《好脏的科学:世界有点重口味!》

主编:史军

出版:广西师大出版社(2021年版)

这是一本有味道的科普书!那些“臭臭的”“不卫生的”东西,都在这本《好脏的科学:世界有点重口味!》里进行了严肃又有趣的研究!重口味的人类为什么喜欢牛黄、龙涎香之类的“动物结石”?晒过的被子是什么味儿?吃耳屎会变哑巴吗?用口水治疗伤口靠谱吗?小便到底是干净还是肮脏?等等,除了这些“有味道的话题”,还能看到很多“重口味的动物”——乱吐口水的沫蝉、“邋遢厕神”戴胜、使劲放屁的屁步甲等等,原来,每种重口味都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——它们是构成生命、延续物种的重要内容。

本书主编史军,植物学博士,科学松鼠会成员,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,策划出版《果壳阅读·生活习惯简史》《大嚼科学》系列儿童科普图书。著有《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》《花与叶的生存游戏》《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》等。这本视角独特、非常好玩的科普书,献给7-12岁、对世界和生活充满好奇心的小科学迷。科学家作者们以幽默准确的文字、深入浅出的表达,告诉孩子们,科学就是这么好玩。



### 《春夜》

作者:蔡骏

出版:作家出版社

蔡骏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《春夜》,聚焦了当代工人的现实世界,将他们日常性的生活故事讲得风生水起。他采用第一人称叙述,主述者“我”就是蔡骏本人,其他主要人物则是春申厂几个称得上是铁哥们的工人兄弟。跌宕起伏、峰回路转,蔡骏最终给读者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。

蔡骏所写的工人不仅富有情与义,而且也是满满的“上海范”!不得不说,关于这一点蔡骏写得太准确了。

小说中有一个细节,“我”去小荷家,见到小荷爷爷刚写就一首宋诗:“金炉香烬漏声残,翦翦轻风阵阵寒。春色恼人眠不得,月移花影上栏干。”这正是王安石写的一首名曰“春夜”的诗。小说中的“我”亦即蔡骏说道:“好一首《春夜》,看似不动声色,只讲香炉,轻风,月影,却是静水深流,暗潮翻涌,只待来日,扭转乾坤。”我总算明白,“春夜”不是指小说的内容和风格,而是暗喻作者所要采取的一种不动声色却暗潮翻涌的含蓄写法。因此我们读小说,千万不要停留在故事层面而放过了翻涌的暗潮,我们且要仔细体会一下,作者是否达到了扭转乾坤的效果。

怀有崇拜的信仰,拥有崇尚的思想,具有崇奉的精神,其最终才会有令人尊崇的人生。

人生修持,应持守两个“不怕”:其一,不怕吃苦,苦尽则会甘来;其二,不怕吃亏,吃亏原本是福。

俗话说:“吃饱了撑的。”人生,由此得到的感悟:废话不多说,傻事不蛮干,损友不乱交……如此修为,才是真正智者。

对至亲和好友的真情祈愿,是隔山隔水无冬无夏每时每刻的虔诚祝福。